

(三)初日餵少作嚴呼者

嚴君之仙詩詞能顯出其性情詩筆亦微婉可

1

定價三毛

一) 髮  
須裏伯桑著李青崖譯  
共有奧氏之短篇小說六篇尚有

名代舊聞

美的國慶節

張競生

戴氏博學，而其哲學尤高。此編有厚善孟子義疏證及其續言，均戴氏重要之作品。卷首附胡適一文，定價八毛。

北京圖書館  
華洋書庄  
北京農報社  
賓宴華樓  
寄雲閣書局

十幾年來，舊都雙十節的情狀，莫非是照例，大總統受賀，隨摺，贈勳章，照例，內務部繫幾座牌樓，巡警廳令商店掛旗，照例，學校放假，照例，闔人食大餐，打大牌，逛大老爺，一派民不聊生的東洋事，開商店

國慶節不能比該陰歷新年那樣熱鬧，就拿她來比中秋節的食月餅祭兔子那樣盛況也覺得萬萬不如。寂寞的市街，冷淡的外牆，淒涼的天氣，虛假的儀典幌子，無情操的和憔悴可憐的人民，衆目所見的僅有一些臨時搭架的假牌樓與那些差差參參的紅燈籠豎立在又骯髒，又臭又黑的道上，好似滿面灰土色的積世老婆婆亂七八糟地堵住大街小巷，使人一見心

八仙姑此處被塵俗弄成紅臉臉，便刀一見心急住三日哩。醜的國慶節叫！我一見你實在禁不住要哩，我當在討厭你，罵罵你。

可是你十四芳齡，不應這樣的憔悴形骸，只要把你精神和物質從美處去發展，就能變成爲嬌滴滴的美神了。我自以爲參透你的新生命的消息者，我今來說你蛻化後的新裝與行爲。

之十日數日，就把多行裝的屎尿堆在西北角地

等真在不對，我們代表國民特來責備」（所說的事當然實指。）及後由一排者宣言：「公僕！方纔二方代表所說甚是，我們國民希望你們從今日起，努力向善，補救過失，明年此日，你們如有成績，纔來此地均會，若不平氣，請速引退，免受國民的懲罰，勉哉公僕！」人民代表訓告後，由大總統代表公僕團向人民代表團行三鞠躬禮並致答詞：「高貴的

你受祝賀在中央地，到處慶日一早使隊的公僕自總統以及國務員及現任一切官吏站立於一個極湫隘的棚中，這些人均穿極樸素的僕人衣服恰似公僕的樣子，恭坐對面一座極華麗的廳上身穿大禮服的人是代人的訓告。這些代人分為三排，排各約十人。先由左排約略這樣說：「公僕！你們一年來所做甲事乙事等々確實不錯，我們代表國民，到來感謝。」右排的代表繼說：「公僕！你們一年來所做內事丁寧等

以備國民人人各得一枚存為紀念。同時並令撤下兒童的恩物與玩具，使小國民人人欣悅。如此人臣纔知道兵是爲民，不是殃謫，兵也知道民爲主人，不是犧牲。於閱兵後由人民代表（政府公侯下配）將一年來確實有功於人道與民國者當衆給與勳章，使所受者在羣衆掌聲與人民公共意見之下，得有莫大的光榮，前此的豐功邀賞僅憑大總統一人的好惡從黑暗中不值錢如雨下的勳章各種弊病可以完全掃除了。

主人呵！承示訓飭，敢不敬命，從茲努力，無負重托。」說完禮畢，由人民代表與政府人員閱兵，但所閱的不是開步走及幾枝壞槍只够糊塗殃民的劣兵，乃是一些精練的工程隊，衛生隊，及飛空隊，以備閱後使工程隊修理各處當日不完備的工程，使衛生隊代理是日全行放煙的警察職務，並以供給人民犯病的醫藥，使飛空艇隊從天上散布了許多鮮明的五色旗幟，宣中止附印種種革命史的圖畫，與烈士的遺言，

人物假裝，或將寶車托出，一排一排地組成爲游行隊以便人民參觀。大樂前導，每隊各由當事人穿了本業的五色服裝，衆人合排大而且長的國旗，嬉笑玩樂，盡顯畢呈。但見這邊是代表學校的學生裝，那邊是農人裝，第三隊的爲新女子的裝束。如此各個表示國民的神情，一路唱着，跳舞，玩弄，揶揄，周歷全城的大街。這而歸，路如經過政府部局，應由其部局的全體敬禮招待，以使全游隊之人得到大醉大飽爲標準。

是日當然全民放鮮，不准有東洋車，不准妓女招客。應山政府把公有汽車及租借無數的汽車，指定路線，免費供給人民依序坐車到各處玩樂之用，另由政府計算全城市民若干人，除小孩另算外，各成人當給與本日最充分的餐食，冷肉票，酒票茶票，任人民到完全公開的游藝場，公園，博物館等，將票換了飲食的物品，各游藝場等一年來找了市民的利潤不少，一日賠本，也屢屢該，如消費太大的，應由政府酌量補助，總使人民於此日此夜中到得了大醉大飽的幸福。節日的大醉確當提倡的，一個美的國度平時應該禁酒，但在若干節日上則要人民大醉纔休。在國慶日尤應使人人醉得如泥，愈醉愈是好國民，愈應受羣衆的歡迎與新生事物的保護。務使大多數人東倒西傾醉醺醺的壯男，與星眼羞澀的少女，和那些醜陋

然的老翁及呢喃的婦人，一同扭做一團，有些似輕狂柳絮的飛舞，有些如嬌嫩桃花的飄流，此日當然准許社會的人不管相識不相識，只要一個人願意就叫逢人親吻，抱腰，揶揄和戲弄，高興時并要強拉硬挽他或她的云跳舞與唱歌，被誚的人，如不願意，僅好笑謝，不許生氣。同是出去祝賀國慶，彼此皆爲尋歡樂幾回來，自然，能有硬板板的面孔如假道學家的問殺人。

到晚，電光高照，各玩耍場的周圍所排設的爲各國革命的史跡，及我們革命的情形。北邊有徐錫麟被剖子手取出的心肝，那邊有秋瑾女俠難堪的頭顱，這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大鬧羊城的寫真，那是武昌起義砲打總督衙門的縮影，極極的電影機與幻燈劇場更當把這些事活動地妙維肖地放射和表演出來，總之，務把革命烈士的高風烈節，及那些專制官僚的兇殘，打入人民的心胸使他們知道民國締造的艱難，與共和主義的可貴。那時在場則做各種化裝的

跳舞，有些裝成豚尾垂垂的遺老與手執鴉片烟筒的大清官僚，表出極端卑鄙醜惡的狀態向那些扮做以錢爲命，以槍爲護身符的民國政客和軍人磕頭，這些人又對那些裝做狡猾陰險的洋服，頭戴五色帽，手揮五色的紙棍，遇着上面那些人隨手鞭打，而這些人對他們表示敬禮與服從，如此合爲一處，做了亂七八糟，嬉笑怒罵的跳舞狀，好過若干時後，約摸半夜時候音樂齊鳴，國際歌，國慶歌，國歌，英雄兒女的各種歌謡更番盛唱，外邊加上光明塊塊的煙火，如此大吼大鬧一直到天明。

美的國慶神呵，你就這樣創造出來，你既從美中誕生出來了，你的公僕還敢如從前一樣的糊塗對待你嗎？你的人民尚不能努力振作嗎？由你的仇人尙敢圖謀什麼復辟推翻你的寶座嗎？由你的誕生節，使人民的情感彼此懷洽，政治與國力日趨於光榮。美哉你的慶典！可賀哉

你的紀念日！

七四

## 誰十與教育家之宗教 汪震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已經十四年了，這十四年當中，兵禍，匪禍，我們找不出一個完全本

平的年來；這是什麼原因？解答這個問題，有

真理，就是「中華民國是個幼稚的國家。」我們再往下問：「為什麼幼稚的國家就要鬧兵禍，開匪禍呢？」這個問題便有點難于解答了。

人生為兩種勢力所支配，一個是先天的本性，一個是初天的習慣。先天的本性是遺傳，後天的習慣是教育。中華民國十四年來不安寧的原因就可以用這兩種東西來解釋。

用第一種解釋，中國從開國以來，已經有幾千年以上的歷史，在歷史上找不出民國來，所以中國的國民在天性上就不適宜於共和。

用第二種解釋，中國自有史以來就沒有民國，所以中華民族並沒有學來後天的合于共和政體的習慣，所以不能適應共和的國家。

這兩種解釋，第一種很有立脚不穩之感。第一，生物學現在承認後天的所獲得的能夠影響到生物的生殖細胞的才能夠遺傳。如果說中華民族有不適宜共和的遺傳，這話在生理上有什麼證據？第二，心理學上的本能，曾經被解釋為傳給下來的習慣，這一說在現代的心理學裏發生了疑問。

所以我們便採取第二種解釋。中華的國民沒有受過共和的教育，所以便不適宜於共和。

(一) 國民不適宜於共和，所以中國

(二) 因為國民不適宜於共和，所以國民必須受共和國民的教育。

這兩說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贊成第一種理論的是袁世凱，是康有為。贊成第二

種理論的是中國多數的知識階級。共和與復辟

洪憲的奮鬥，就是這兩種理論的消長。

以上的兩種理論，我們贊成第二種。我們的理由是：

(一) 我們知道所謂「皇帝」，他不過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的本性是和我們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要為他的臣呢？皇帝玩的那一套把戲我們已經知道而不再受騙了，為什麼我們還服從一氏一姓呢？從我們的感情與本性上我們是不甘心作一姓之忠臣的。

(二) 雖然我們總歡喜要一個偶然當領袖

，但選舉來的領袖總比一姓的皇帝好些。因為競爭的機會多些，當領袖的總要給人民做一點事；不像那皇帝的位置，因為總是穩固的，所

以他一不上心，還有時可以作惡。

(三) 因為教育是可能的，國民如果受了

共和國民的教育，他們就可以適應這共和的制度。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共和開國以來，

受過共和國民教育，用共和的國民教育教導兒童，多數，但這十四年的教育部又造出少數的國民

是適宜於共和的。不適宜於共和的國民一天一天的減少，適宜於共和的國民一天一天的增多。

大多數不適宜於共和的國民，他們既可以作君主的家奴，又何嘗不可以這少數適宜於共和的國民公奴呢？這少數適宜於共和的國民，是不適應於帝制的，最勇敢有為的，是前進不懈的。如果使他們投降復辟洪憲，或是把他們殺死，中國便沒有生氣了。

這樣，我們使這些不適宜於共和的國民都受了共和的教育，中國就可以好了。這話在理論上是對的，在事實上有很多的困難。

第一層困難，人到三十歲以後，習慣便固定而不容易改變。那些不適宜於共和的國民，大多數都是三十歲以上的人，尤其是老年人

，他們是贊成復辟的。即使這些人重新受一

回共和國民的教育，把他們訓練成功共和的國民，和青年所受的教育一樣，辦得到嗎？一定辦不到。如果辦得到的時候，張之洞早已剪髮

辯，穿洋服，帶托力克，拿司提克，口吐「也

司」「諾」了。教育的功用就是養成習慣，然

我們可是把條件降低一點。這些多數的國

民，半世紀民的習慣已養不成，我們只灌輸

一些共和國民的知識就够了。這又來到第二層困

勢：當時問這，師資問題，在現在的中國又是絕對的沒有希望。

現在的中國，物質的需要勝過精神的需要，國民的財生得少，外國人取財取得多，軍閥，官僚，土豪以財取得多，國民的生活能力都被他們壓死了。這又怎樣呢？

我們在事實上已經沒有辦法了。我們於是乎不應該忘掉我們的理想，寓諸希望。因為人的有意的行為都是為理想所支配，人的有意的行為的動力是希望，我們就不管他事實怎樣，我們就應在實處往我們理想的路走去。

這就是教育家的責任了。教育是什麼？教

育就是一種方法用以使未固定習慣的人造成他的習慣，什麼習慣應當養成，什麼習慣應當躲避，怎樣和未固定習慣的人有比已固定習慣的人有更好的習慣。這都是很大的問題。教育家引導兒童到正當的人生之路上來，這就是教育家所知道的人生未必完全相同。因此就生

出自然主義，實驗主義，理想主義的區別來。

教育家有共同的意見，就是「向善」。教育家有同等的信仰，就是信仰她所知道的人生就是正當的人生。教育家信仰他自己的知識，信仰他自己的誠實恐懼，信仰兒童一定可以走進人

生之正當的道路上來，這就是教育家的宗教。

這就是宗教家的精神。把兩側「十」平列起來

，就是知識的標準。

知識的功用就是指導動作。人類有一種要求，即是把所有的知識完全統一起來，作為動作的指導者，雖然在事實上不是完全可能的。

一個人總要把所知道的組織成一個偉大的系統，用這個系統來指導生活，這才是理性的生活

，這才是有價值的生活。這個系統，成功哲學

。教育家把所知道的組織成系統，找出正當的標準指導兒童，所以教育家也就是哲學家。

教育家把所知道的人生的知識引導兒童到

正當的人生之路上來，這就是教育家的責任。

教育家信仰將來一定比現在好，教育家信仰

，教育家信仰兒童是根本

，而精神上是快樂的。

中國是有希望的，教育家信仰教育是根本

，被愛國公民的教育代替了。

教育家的宗教是把兒童到正當的人生之途

，這才是知識的標準。

國教育家不知道有什麼平等，自由大原則。清

朝末年這些學說傳到中國來，中國原有的知識

就受了很大的搖動。這個就讓出來宣統三年的

革命。我們知道忠君沒有愛國好，作好兒子沒

有作自由的人好，所以中國的忠臣孝子的教育

有作自由的人好，所以中國的忠臣孝子的教育

被愛國公民的教育代替了。

教育家的宗教是把兒童到正當的人生之途

，這才是知識的標準。

真必須大做特做，名為「沖喜」。這麼一沖真  
許便大好了。這一天是該說吉祥話的，好在只  
要說的好聽，至於事情如何可以不管的——例  
如小孩子在地氈上撒了尿，你不由不該表示厭  
惡。這該說是「黃金滿堂」。這是何等的堂皇  
！今天是中華民國先生十四歲華誕，雖然這一  
回慶典，帶着今少的「沖喜」意味，但是吉祥  
話還該照例說幾句，以表慶祝微忱。

從小孩子們慶祝起說，現在許多學士大夫  
的候客家庭裡，小孩子是不許上洋學堂的，一  
舉勝他們的老子娘是出過洋的。——在家裏  
請高處先生教讀，怕的是男孩子們沾染了洋氣。  
自然家庭有了佳兒女，便是國家有了好國民；  
而且有家學教師道門職業，可以解決社會上  
一部失業問題，這夠多麼可喜慶祝啊！

還有婦女們也是值得慶祝的，他們中間有  
許多人過慣了優裕生活，裝飾得像皇后一般，  
在男人們和別的妃嬪跟着她們，同時在自己  
的丈夫跟前是一副「半城門寵」的手段，自然  
是的還是國太太開奶奶。——尤其是國太太  
太太成功奶奶乃多於姨太太奶奶，真可以稱心  
如意，據「姚生」便算新婦女也有花這樣路上  
的私房奶奶，雖說是貧賤所追

，實在也是取得這種地位的一條捷徑。他們物  
質上的向上心，足以爲「國民之母」而無愧；  
並且有了他們能調劑社會經濟，這實在是值  
得慶祝的。

讓我來慶祝青年罷。他們是將來的主人翁  
，固然有許多人是值得欽敬的，然而多數常常  
出風頭的青年，我常常聽到他們慷慨激昂的議  
論，使我心悅誠服地「甘拜下風」。可是年輕  
人沒有開過眼，只要幾塊袁頭，一紙委任，便  
連骨頭都酥了。便這小小發財，小小升官，已  
夠得上一聲恭喜，而且國家得了不少英俊少年  
，還不算「得人之慶」嗎？

如果有人說中華民國貧弱，這是該挨嘴巴  
的，不但貧弱兩字太不吉祥，而且實在不該貧  
弱。何以不該貧呢？大家都知道有位唐朝進士  
呂某——唐諱恭避——在北京開了一家銀行，  
並且這位銀行家，據傳說，有點石成金的小術  
，許名財政家，金融家，都是他的大徒弟，一派開局，慶祝一番也。

「高升」送上了西天，然而事情已經四個多月了  
，在這好日子是不該提及的，我們還是大家熟  
悉的東海邊上，有許多老百姓，給「外國  
事經文家審定過至少得一「壯」字，他現在是  
「建位宛平」，「宰制諸夏」，一位是蓋世文  
體，他深悉「兩性嘲接之機械構」及「嘻嘻  
嘴呢之爲隊」，現正又「營官而行一凡百施設  
，功不在禹下。中華民國才了這樣的大人物，  
還不該大大的慶祝嗎？

雖則東海邊上，有許多老百姓，給「外國  
事經文家審定過至少得一「壯」字，他現在是  
「建位宛平」，「宰制諸夏」，一位是蓋世文  
體，他深悉「兩性嘲接之機械構」及「嘻嘻  
嘴呢之爲隊」，現正又「營官而行一凡百施設  
，功不在禹下。中華民國才了這樣的大人物，  
還不該大大的慶祝嗎？

## 國慶日的娛樂 余上沅

國慶日二十四點鐘大家消磨的方法不同。  
有人去逛公園，去逛北海，雖然每星期公園北

海都有他們的踪跡。有人要風雅風雅，也許獨  
處的依然入園，丟盤子的忙着回頭，做買賣的

二徒弟：自然沾了仙氣，得了點金獎牌，這樣  
，還該貧嗎？何以不該窮呢？美國人無論遇到  
什麼事，喜歡以世界第一自豪，然而終有一件  
事趕不上我們，這便是常備軍數，我國確居了  
世界第二，擁有世界第一的常備軍數，還該窮嗎  
？不貧不弱，便是既富且強，這還不該慶祝嗎？

目論又出了兩位大人物，一位是武兼資  
，他的武功曾在北京參與過世界，戰，他的文  
事經文家審定過至少得一「壯」字，他現在是  
「建位宛平」，「宰制諸夏」，一位是蓋世文  
體，他深悉「兩性嘲接之機械構」及「嘻嘻  
嘴呢之爲隊」，現正又「營官而行一凡百施設  
，功不在禹下。中華民國才了這樣的大人物，  
還不該大大的慶祝嗎？

常做買賣，除了參廳說懶掛國旗之外不問其他。鄉下人更不用說，根本上就不知國慶日三個字。街上叫換賣的男女，依然左手攬着耳朵，口裏高聲唱道：「換亮取燈兒！換洋勝子呀！」

「鷄鳴，鷄鳴！明油鷄鳴！」……這一天工夫也就不知不覺的過去了。

舞鈴，沉悶，牢騷，單調，墮落，苦痛，堆疊繆悠生活，國慶日如此，常年三百六十日亦莫不如此，忍耐不住的人遂各求解脫，以至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忽而想浮，忽而同善，忽而醉，忽而拜佛。結果是不但求得解脫，而且水深火熱，更加不可收拾。處在變態的生活之中，我們要如何才能超脫出來，那是一言難盡的事。譬如我說生活須學藝術化，生活須學劇化，那末第多人豈不又要拉着頭罵『偏見，偏見！』嗎？

今天既是國慶日，似乎要贏個景兒，說幾句快活話。

一年之中，什麼時候是真國慶，什麼時候大家最開心？三歲的孩子也知道：過年。因為過年有好衣裳穿，有好東西吃，有炮竹放，有鑼鼓打。對門的人家如此，隔壁的人家也如此。東村如此，南鄉也如此；四海之內皆莫不如先。於是已開心的更開心，未開心的也不知不覺而隨之開心，資使深沉的開砲竹而胆壯，終宵流淚的看見桃符而顏開。這種皆大歡喜的空

氣，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小孩子時常問他的父母，「幾時再過年呀？」成人和小孩子差不多，大概在本能上也時常有想過年的要求罷。成人畢竟有辦法，於是創設了春社，又創設了秋報。一年之中有了定期及不定期的迎神及賽會，一鄉有一鄉的風俗不同，有的講究火龍，有的最講究獅子；一個南瓜，半段殘碣，無一不是大好的題目。我們以為諸如此類的民衆娛樂萬不可不加以保存，而尤不可不加以提倡。因為我是同小孩子一樣的，時常希望新年來到，好大家快活快活。

面孔套在錢孔裏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全然無人顧問了！舊有的無人去管，當有而未有的自是更不待言。我們這些天天想過年的小孩子真要急的沒法哭了。

小孩子，你真急，

今天就是國慶日。

插上花朵換上裝，

大家齊到社稷壇。

✿✿✿✿

話說去年冬天，一個重霜的夜晚，在紐約城逸仙樓雜誌館裏面，走進去了五個中國人。這五個人是趙太侔，張嘉鏞，熊佛西，以及區區的我。大家都不分晝夜做夢的人，會面也祇談夢話。那天夜晚聊談的夢話，可

以略記如下：

迎神賽會是因時期地域之不同而彼此差異。在中國此時要創設一個與迎神賽會是有同樣常有想過年的要求罷。成人畢竟有辦法，於是創設了春社，又創設了秋報。一年之中有了定期及不定期的迎神及賽會，由地方住戶所共組的團體，

在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召集迎神會。然後再逐年推廣至全國，辦法參考鄉間的制度而加以改良。依我們研究所得的『中國精神』而譯為神像，國慶日便迎這尊神像。按戶各出一人或者千戶共推一人來加入扮演。扮演者的職務是預先受導演者的指揮，以便當日上路登場。舉凡我們歷史上的光榮，都可取作材料，一一編成

音樂隊，有舞蹈班，有驕駕，有執事，有英雄，從出發點走起，一直走到社稷壇。在壇上名設神像；奏國樂，致敬，獻花，奏樂，禮成。禮成之後，便開始表演編成的戲。圓壇以內的人都是表演者；圓牆以外搭為配樓，任人在上眺望。一切加入的人，須各依照圖樣去做好衣服，坐立舉動都依照導演者預教的姿勢，所以，

雖萬頭攢動，而其色采之配合，形狀之變換，無一不含有藝術的興味。參與的人自然如飲醇醪，陶然大醉。這一天的滋味，便補償了大家累月精神上的損失。……

談得高興時，忽然送牛奶的馬車從街頭衝

過，礮的炸響。這五個痴人的夢話，就此告了一個結束。

今年國慶日是沒有辦法的了！且等明年能，等三年罷，等五年罷，等十年罷，等過這半

輩子罷！……我們又何妨長此夢想着，也許有這麼一年，國慶日那天，大家有一個正當的娛樂：圍着社稷壇，或順着西山坡，有一幅活的圖畫。

## 對於今年國慶之感想 彭基相

在中國同住一家一樣，一年當中要發生兩件極大的事件，我們精神上定要產生很不安靜的狀態。不幸我國在今年竟發生兩件亡劇未有

先生死了，一件就是如虎狼似的強鄰來無故的把我們的弟兄殺了。現在這個小孩子的父親既死，他的弟兄又被人殺了，我們悲傷還悲

傷不盡，沒有心腸再來替他做生日！

現在身後成誠然起勞，不過我們這些保姆，又知其福。我們這些家奴，倘至因不好的環境，發生出最大的努力，那真可獨為一家一國的辛福，即普天下人類亦可以受賜。

現在我們對於我們民族性上的議論共有兩派：一派是悲觀，一派是樂觀，悲觀者對於民

其困苦情形較之我國今日實有過之無不及，而他們終於戰勝困難，不僅恢復了一切的秩序，即國內政治，軍事，教育亦與不虞處上恢復了。我們要認明白國者年王戰時及戰之犧牲的精神，那我們對於他們的國力恢復之速，當然沒有什麼奇怪了。所以我們要思量我們保護這十四歲弟弟的責任，我們非有十二分犧牲的精神，絕不能戰勝這種困難。不過我們一方面擁有犧牲的精神，一方面亦不可自視太高，像杜工部詩說的，二三豪傑鳥時出，整個乾坤洞時

不能歸罪別人，還是咎由自取。我們要將眼光放開，知道無論是攻擊弱點，無論是讚揚優點，都是能幫助我們明白我們民族性的真正價值。我是現代的青年之一，我以為我們要渡過這一道難關，我們非有十二分努力奮鬥的精神，絕不能達到康莊大道的目的。我現在很願意趁着國慶的機會，將我們所要努力的幾點說出來，藉以警惕自己。

第一我們要抱有始終犧牲的精神。現在有許多青年喜歡走捷徑，遇事總想取巧的方法，自己絕不肯抱一點犧牲的決心。大戰以後，人人都知道日耳曼民族總有復興的機會，而奧國恐難有再起的希望，這不僅在他們戰後疲弊的狀況中看出，即在他們民族的犧牲精神上亦可顯現。德國受了巨創以後，加以法國的壓制，

得名譽與否，我們就要在這一件事做好了就是了。在機間上發見了一個極微的道理與牛頓發見萬有引力，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有同等的價值，在社會上毫無相關，做一個理髮匠和作一個國務總理又有什麼分別？所以我們無論作一件什麼事，我們總要用十二分的全力去作，絕不能因一件事不重，就讓它敷衍過去。

上面的說，真老生常談，我為什麼任三種極微的國慶日子，把這種老生常談的話提出來？我並不知道那些大的問題，如十四年來我國經濟狀況如何，社會變化如何，政治

糟到什麼地步，教育發展到什麼地步……不過我個人總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不十分困難，最困難最重要的還在我們青年的習慣，因為國小的死亡全視我們青年有無良好的習慣；所以我不願意在鐘上去找十四年來的農業統計表，農業進步表，人口統計表，只願意說這幾句自己所感覺到的話。古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因此可以知道人的良好習慣絕不是一時所能養成。軍閥內鬥我們不怕，外侮來犯我們也不怕，我們最怕的就是國內青年的安靜與溫和。

十四、十、三。

## 談

## 國慶

## 學昭

十四年的國慶到了，曾經在這同樣的連接不斷的此風流裏，我們度過了十三年了。

在這十三年中，十一年，我照我一己的小百姓的地位來說一句話。在第二次革命成功後，我對於共和所懷抱着的希望：希望在世界列強各國之中做一個不被壓抑、被欺凌的國家；希望每次被爭奪的權利逐漸恢復；希望將這混亂的政局狀況改善；於是教育焉，實業焉；不得不言說，自然均在聲振興之列。然而現在，所謂教育，所謂經濟，所謂實業，這希

望的一切，曾經做到了一點什麼的改善呢？

社會是依然這樣的混亂，至於一種以客，他們本來原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也更沒有什麼確切的主張，是亂烘烘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他們毫不負責的扮小丑，也毫不負責的扮老生，他們最以的目的，亦無非想捞得幾個錢，下作本不值一言以論評。至於經濟狀況則愈弄愈糟，資本家越弄越多，然而勞工們連菜飯也不易饱，教育能，實業能，只有讓大家睜開眼來觀察一下罷！

在最初，所謂領袖者，還以動聽的一種新鮮的調子欺騙着這輩希望而期待的民衆，直到一年一年的過去，樂譜子裏再奏不出什麼的湯，花樣也變盡了，醜態也就一天一天的明顯起來了！是的，這輩誠人而又詭己的賊，他們是說這幾句自己所感覺到的話。古語說，十

這血腥未已——我這題是長留着的一時我們度十四年的國慶，再回首十三年來永不會磨滅痊愈的大小傷痕與血迹，我的心寒了！我們覺悟了！所有的勞工們知道要經濟狀況的改善，只有向資本家作戰；所有的文藝家也不敢這樣逃避萬惡的社會，而一味的高蹈了！因為這理由是很簡單，但却是近來才澈底的覺悟的；誰也都是國家的一份子，誰也負着國家盛衰的責任，而且誰也都是國家的領袖，而當深自奮發的！此後我們不須期待與希望，我們用我們的全力希望每個人自己！我們沒有期待，只有自己動起手來直捷爽快地去做，現任有不少這樣的自醒的人罷！我們願望這些自醒者漸漸地增多，至於普遍！或者中國的一半總少以得救了！因為保不定還有言行不一致的人——那麼，過去的雖都是悲慘，直到最近，但在未來的現在，若是十分的不多久，這些悲慘，或許比國慶是一個更動人的紀念——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 模社出版書籍

二、學生六記清沈著

以清為筆寫美妙的情事為小品中佳構

四、劍 著葉紹鈞俞平伯著 定價四毛

中含一人之各體文字俱經抉擇無浮濫之病

定價一元

化新書局 東城望花胡同  
佩文齋 東安市場青雲閣  
北京大學第二院號房 漢花園  
北京大學第三院號房 馬神廟  
北洋大學第三院號房 北河沿

# 日本與中國周作人

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上特別有了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却不然，大家都輕視日本文化，以為古代是模仿中國，現代是模仿西洋的。本篇特一舉日本古今的文化，自然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已經是一種混雜，當然自己歸東面，並非單為文明之出於希臘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是屬於學問，）所以我們還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上研究方也更有趣味，應該沒有什麼哲學思想。我們中國人把繪畫作一種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還當特別注意，因為他有許多地方是日本所研究未竟，日本文化，也應引起人類現今所不對忽略的一時研究。

日本與中國文化，有許多中國的古文化——五代以前的文化的遺跡都存在那裏，是我們最好的教材。繪畫詩歌都有古事記，很有益，可以考見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很有益。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哲學都有古事記，很有益。不論何人注意，應該考慮到這些問題，才能明白。

唐代樂器尚存於正倉院，所傳音樂雖經過日本化，大抵足以見唐樂的概略。中國戲劇源流尚未查明，王國維氏雖著有宋元戲曲史，只是歷史的考證，沒有具體的叙述，所以元代及以後的大行與中國，甚相遠，唯現行歌舞自歌舞伎演化而來，其出自「雜劇」的今流則因特別的干涉及宗教關係，至某一時期而中止變化，至今五百餘年仍保守其當時的技藝；這種「雜劇」在中國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在中國看來更是有意味的東西，因此我們不妨推測這是否以中國的演劇，在中國久已消滅，却還保存在日本呢？

新舊名流紳士捧着一串串真珠著把那政治的藝術復古運動，却是沒有，這乃是我們漢族特有的好遊戲。我想我們如果把日本過去四十年的文學變遷的大略翻閱一遍，子我們了解許多問題上定有許多好處；我這不是說中國新文學的發達要像日本那樣，我只是照樣言說。在近二三十年所走的路差不多與日本一樣，到了現在剛纔走過明治二十年（1897）左右的樣子，雖然我們自己以為中國新文學已經是到了黃金時代了。日本替我們保存好些古代的文化，又替我們去試驗新興的文化，都是以資我們的利用；但是我們對於自己時間上還有許多誤解。

中國與日本并不是什麼隔離的兩文，而是兩文化互通的緣故，應該互相容易了解些，文

場西皮影（名劇）  
（《櫻痴遊記集》）  
（《四郎（櫻痴集）》）  
（《二妙（李小華譯張君集）》）  
（《風雨情懷（智大杰著）》）  
（《西湖春信（櫻痴集）》）

呐喊（魯迅小說集）  
心之採（許欽文詩集）  
彷徨（魯迅小說集二）

月夜（川島小品集）  
美的人生觀（張競生著）  
孔子教育哲學（莫瑞著）  
海天集（北大哲學系紀念刊）  
短篇小說三編（許欽文著）  
閃光（長虹著詩集）  
精誠與愛的女神（長虹著）

五角  
二角  
二角

聯合叢書

中興與日本并不是什麼隔離的兩文，而是兩文化互通的緣故，應該互相容易了解些，文

人把中國看作日本的領土，他們是到殖民地來做主人翁，有英士人所揮霍的。此十過的一子是犯在本國，能會視不照施些的野蠻處罰，而在外的日本商民中間多這樣鷹揚的人物，別處可想而知。兩三年前木村石八君游中國，本會報載說，日本殖民於遼東及各地，結果是撤退許多內地人來到中國，造成他們爲半無忌憚的，無邊時無信義的東西，不復更過日本國社會，如不是自己發財，便是把社會毀壞；所以日本努力移殖，實乃每年橫征許多人民，中國，其為害於中國更不得言了。這一帶我們日本對於中國有執拗，的好惡，感覺得像般所以日本努力移殖，實乃每年橫征許多人民，中國，其為害於中國更不得言了。這一帶我們日本對於中國有執拗，的好惡，感覺得像般覺得後悔意思。還有，件，損人而益己的，是係中國為害處設立炮台，感衆流言紛聞，如北京，黑塊在這樣下去，國內固譖著支那通敵浪人，的頤天朕等。凡關於日本的事件他要宣傳辦解，傳教傳教，如傳媒所寫事件，竟十到事件，要照傳教，而且更稱用花草報紙流傳及同學的議論，雖然中國的士人沒有容着真三的數研究底，獨立派議社的餘派者時再傳教，許大易始，——雖然中國的士人沒有容着真三的數研究底，獨立派議社的餘派者時再傳教，許大易始，而且更稱用花草報紙

羅素近刊

經售定期物	全年一元
定期	全年一元

新文藝叢書	冰心集	七角
姚道的靈	小説集	一角
呐喊	小説集	一角
彷徨	小說集	一角

自知之，即如 1904 年，分登 Mind 委刊三編 (N. S. Vol. 13, Nos. 50-52)，論麥伯奇 (Mabong) 所說一文，草稿中本錄有之，時時乃遺落。『不列顛大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十，第十一

書商版主，遠身殊凡幾里得幾何篇。原亦知之，實未忽略，又如 Independent (Weekly) 1915，正月十五日號中之一短文 (For Conference Harey) 等，尚只見其日，未見其文。既歲保記者平述，遂宋入

皮英字普羅，記皆不儼。又兼我格子它業，未收此下細工夫，此志因未成。及今思之，令人悵喪之度，直與微前無師舍而奉從而遠矣。歐陸事不相上下。

前日止於 1920 年夏末，至今恰滿五

羅素著畫像

1924. 1. *Geographic and Scientific Ethics. The Outlook* (Weekly, London), LIII(38), 9—10. (Review). — MARSHAL.
1924. 2. *British Nation* (New York) 2. "Ethics in Ethics." — MARSHAL.
1924. 3. *Our Changing Morality: A Symposium* (New York, A. and C. Boni, 1924) 1. — London: Kegan Paul 1925. (Review).
1924. 2. *Logical Atom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hilosophy: Personal Statement."* (First Series) Edited by J. H. Muirhea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pp. 357—375.
1924. 3. *The Politics of Oil: The Threatened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New Leader (Weekly), London, 1924. 1. — MARSHAL.
1924. 4. "The Politics of Oil: The Threatened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New Leader (Weekly), London, 1924. 1. — MARSHAL.
1924. 5. "The Oil Trust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By E. H. Davy, Report and Sidney Russell Cooke.) — MARSHAL.
1924. 6. *Forum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
- Freeman (Weekly, New York, 22), VIII, 404—407, 489—490, MARSHAL.
1923. 1.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Students' Union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0th. October 1923.)
1924. 5. *An Impression.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Lenin)* New Leader, VI. MARSHAL. 3.
1924. 6. Does Ethics Influence Life? [Review of] *Civilization and Ethics. (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 Part II.)* By A. Schwabitor, Translated by T. Naish. The Nation and The Atheneum (Weekly, London), XXXIV, 135—6, 1924. — MARSHAL.
1924. 9. Motley Pantheon. 1924, LXXXV, 243—245. MARSHAL.
1924. 10. French Policy Since Versailles [Review of] *The Treachery of France*. By C. J. C. Street. Foreign Affairs (Monthly, London), V, 1924. Extra Supplement vii, and viii (22).
1924. 11.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To-Day and To-Morrow, No. 2.) London: Kegan Paul, pp. 64.
1923. 4. *What Is Civilization Doing? Is Civilization Dying? (The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 The Foot of Science on Social Invitations)* MARSHAL.
1924. 9. Motley Pantheon. 1924, LXXXV, 243—245. MARSHAL.
1924. 11.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 (To-Day and To-Morrow, No. 2.) London: Kegan Paul, pp. 64.
1923. 4. *What Is Civilization Doing? Is Civilization Dying? (The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 The Foot of Science on Social Invitations)* MARSHAL.
1924. 11.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 Three Lectures for Chemists. By: F. E. Brown  
Princeton. The Foundations of Mass  
and Theory of Gravitation. By: F. E. Brown  
Princeton. The Nation and The Atheneum  
1924. XXIV, nos. 212 and 213. MAR 6  
1924.

New Republic (Weekly, New York).  
No. 100, APR 12, 1924, p. 1.  
The New Civilization, 美國；  
The French Presbyter. Nathan, Wm.  
+ J. B. 310-315. ■ 1924. II.

1924. 12. Nathan and The Timbers. The  
Outlook (London), I.II, 200-208, MAR  
11-18.

1924. 13. How to Save Civilization. [Review  
of] The Rehabilitation of Life. By Dr.  
Eric Hinsdale-Stanford. The Nation  
and The Atheneum. XXIV, 1924 and  
1924. MAR 19-26.

1924. 14. British Policy in the Near East.  
No. 100, APR 12, 1924.

The Strengths the Weak in Britain  
Auth. W. R. Alexander Powell. The  
Nation (London), 1924. MAR 19-26.

Now Republic (Weekly, New York).  
No. 100, APR 12, 1924, p. 1.  
The New Civilization, 美國；  
The French Presbyter. Nathan, Wm.  
+ J. B. 310-315. ■ 1924. II.

1924. 12. Nathan and The Timbers. The  
Outlook (London), I.II, 200-208, MAR  
11-18.

1924. 13. How to Save Civilization. [Review  
of] The Rehabilitation of Life. By Dr.  
Eric Hinsdale-Stanford. The Nation  
and The Atheneum. XXIV, 1924 and  
1924. MAR 19-26.

1924. 14. British Policy in the Near East.  
No. 100, APR 12, 1924.

The Strengths the Weak in Britain  
Auth. W. R. Alexander Powell. The  
Nation (London), 1924. MAR 19-26.

Section II. (Spring Park Session) -

1924. 14. The Effect of Science on Social  
Just Justice Survey. MAR 1 or 2, 1924. S.

1924. 14. Style. In Ethics Nation, ("XVII".  
APR 1-10, 1924. MAR 11-18).

■ 1924. 1. ■ "The Art of  
A Series on Modern Art Relations and on  
changing moral standards" under the  
general title "New Morals for Old." ■  
"What Changing Morality?  
A Symposium," MAR 1924. I. p. 6.

1924. 15. If We Are to Prevent the Next  
War. "The Century Magazine" (Monthly),  
New York, CVIII, 6-12, MAR.

1924. 16. An Attempt to Conject Kentucky's  
[History of] The Humanizing of Knowledge.  
By James Harvey Robinson. Ital.  
L.N.Y., 402-404. MAR.

1924. 17. Tolstoy and the Peasants. [Review  
of] "The Peasant Comedy" in "Three  
Acts." By M. L. Sholokhov. New Leader  
1924. MAR 19-26.

1924. 18. Democracy and Imperialism. (In  
foreword by Anna Hirschberg) World  
Warfare at Kalem. Ital. I.N.Y., 1924.  
10th MAR.

1924. 19. Implications of American Fiction to  
a United Europe. New Leader, VIII, 8  
■ 11-18.

1924. 20. Government by Propaganda  
"American (Monthly, New York), VII,

- Contents in the Making as Told by Mount  
of its Makers, Chapter X & XI, Vol. I.  
1924, 2d. (London The Encyclopaedia  
Publishers Co., & New York, Encyclopedia  
Publishers, Inc.)

1924, 2d. The New Civilization, (London.)  
New Republic, N.Y., August 10.

未見・新編 1924, 14.

1924, 2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  
India & British Banks, New Leader, N.Y.,  
VII, 九月十九日號・3.

Nation (New York), C.N.N., 8/13,

July, 關年十一月五日號・3. 教育・教育  
• Welsh Labor and Chinese Religion',  
part, 23, Interpretation to "Space-Time  
Notion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By Prof.  
A. V. Sandoe, Transl. from the English by  
H. M. Tamm & G. P. Sargent, Translated  
Chatto & Windus.

尚未見・AV. Sandoe (A. M.  
Winnifred), 著名算家, 生 1863, 于算  
學方面, 有深造就。此書, 共有佳舉, 由  
他譯出, 並在新編裏收錄。

1924, 2d. Modern Views o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

of J. Adams & H. H. Price o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

Theory of Matter & The Atom, By  
Alfred North Whitehead, Trans. by Allen &  
Cedar Paul, The Nation & The Atheneum,  
XXXV, 780-783, 八月二十七日號。

1924, 2d. Materialism, Past & Present, Psycho-  
(A Quarterly Review of Psychology),  
London), V, (No. 2, 約 18) 11-120  
十月號・

新編未見・P. A. Lange, "The His-  
tory of Materialism", 英譯, 新版, 精出  
• 有圖案, 趣味足, 新未見・直此當即  
被。

1924, 3d. Democracy in Persons, The Soft-  
pounding of Society, New Leader, N.Y.,  
+1月11, 國日號・3-4, c  
(See Vision & Common Sense, By  
Thomas Scott Osborne.)

1924, 3d. Under Which Flag? (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Leader, N.Y., +1月11  
十月號。)

未印有譯名及譯者, 漢譯新編, 無標題  
Robinson 1923, 在舊教科書之統籌叢書。

1924, 2d. The American Intelligentsia, The  
Nation & the Atheneum, XXXV, 81-  
82, 九月十日號。

1924, 2d. What's Hellfire? (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Leader, N.Y., +1月11  
十月號。)

1924, 2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 The  
China Magazine, C.N.N., 172-180.  
1924, 2d. The Chinese Magazine, C.N.N., 172-180.  
1924, 2d. The Chinese Magazine, C.N.N., 172-180.



1923. "A.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By F. A. Lange. London: Kegan Paul. New Ed. Issued in One Volume (Third edition). 論述「Materialism」，Past & Present. 第三版。1924. 1924. 1925.

1925. 8. The Chinese Atrocities Extracting Wealth From Blood & Tears. New Leader. XII. 1925. 9. To the Unknown Pains. "Patriot," VI. (No. 1. Whole No. 31) 46-51. 附錄。

1925. 10. Deliver China From Her Bondage or Death or Slavery for Britain? New Leader. XII. 1925. 10. 8-4.

1926. 11.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The Nation & The Atheneum, XXXVII. 480-482. 1926. 11月十八日號。

1926. 12. China Aspects Imperialism in a Quandary. New Leader. XII. 1926. 12月二十一日號。

1927. 1. 狂想曲。1927年多開近刊著作。此為筆者及黃永、楊本生先君所著。譯者：王本生。譯者：王本生。譯者：王本生。

1. The Precious & Theory of Bohr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0. 1 + 1921. 1月 188. 有別譯本。

2. The Analysis of Min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1. pp. 310.

1921. APRIL 17 The Daily Herald (London). 有 C. E. M. Joad [哲學家] Mind and Matter. by John H. Watson

F. G. S. Shiller & 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h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APRIL 17 哲學家。論新舊哲學之批判。1922. 4月 24日。pp. 645-651. 附錄。

1922. APRIL 17 哲學家。Dr Schiller's Analysis of "the Analysis of Mind." Mind (Quarterly), London. 1922. 4月 24日。pp. 33-37. (By Alan Dorward.) 附錄。

1922. APRIL 17 哲學家。Free Thought and Official Propaganda. (Country Memorial Lecture.) London: Watts and Co. and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2. pp. 45.

1922. APRIL 17 哲學家。New Leader 4.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2. pp. 21(1).

1922. APRIL 17 哲學家。China and the West, in Dial, 1922. 11月號。

5. The A B C of Atom. London: Kegan Paul. 1923. pp. 175.

1922. APRIL 17 哲學家。New Leader 1文。論分子與原子的結構。

6. (With Bertrand Russell.)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3. pp. 263.

1922. APRIL 17 哲學家。論新舊哲學之批判。有 Norman Ansell [哲學家] Capturing the Workers Will, in New Leader, 1922. 11月 19日號。

7. 大學。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1920. APRIL 9 哲學家。論新舊哲學之批判。有 Norman Ansell [哲學家] Capturing the Workers Will, in New Leader, 1922. 11月 19日號。

现代作家（如闻一多、老舍、萧红等）  
女性的写照（李小峰译）  
林语堂文集（J.D.译）  
文学与人生（傅雷译）  
近代教育名著（刘炳樊著）  
日文（董云阁、寒光译）  
新编（校注本）

五五  
角角角

北新文藝小叢書

未名叢書

Les Tendances philosophiques de M. Bertrand Russell, Revue de Metaphysique de Morale (柏林哲學季刊), XXIX, 1, 77—84, 1922, 第二十二期。英全 C. F. M. Judd,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hilosophy (新進哲學), 1924 年 H. T. G. 有 (World Manua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章 (pp. 21—39), The Philosophy of Mr. Bertrand Russell, 柏羅素哲學，附印有希臘歐米特羅之論，是篇相連。

(1925. 九月三日寫成。)

Justice in Wage-Times (1924)、新社會主義大爭取權（中英）The Policy of The Future, 1924-1944, A Reply to Prof. Gilber, Rt. Murray, M.P. (iii+186)  
新爭取權、圖書44·第1輯 (vi+87),  
出版 1915 由 Manchester and London  
The National Labour Press 著者，新社會主義大爭取權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版。又 社會主義，由環 A. & The Dun-  
ger to Civilization, 1924  
此書，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  
struction, 已有中英兩本。Problems of  
Philosophy, 新哲學法則 (1924), New  
Christian and Liberal 有法選擇四篇本。  
國內，近亦時有羅素著作譯本，極殊罕佳  
者，故都不舉。

## 憶亡兒

雪村

到了第十四回的國慶紀念日了。

在這一天，大家免不得要有一番慶祝，我

現在提起筆來要胡亂寫幾句，在理也得說些吉利話，至少必須直着喉嚨喊幾聲「中華民國萬歲！」這是如今開端就寫着這「憶亡兒」三字，名真姓假（？）的時候，提起這種悲傷的事情來，不是太不合時宜了麼？

然而我是天生一隻渾身墨黑的烏老鴉，這會晚發的亂世，不慣像喜鵲那般咷咷咷咷的討人歡喜的，所以雖在這普天同慶的國慶節，也仍然、能不說幾句令人不快意的話，即使因此而受愛國者的唾罵咒詛，也是沒法的事。為什麼我今天忽然記起亡兒來呢？這也有一個緣故。因為我死去的一個兒子，是中華民國的元年生的；他沒有死的時候，常常對人說，我的年紀最容易記得，因為我是與中華民國同年。言外大有與國同休戚的意思。不幸他在民國十年的春季，竟患猩紅熱死去了。從得病到死去，不過十天，當時不必說，全家的人都很悲傷；我一提到他，至今還會淌下淚來。我

每到國慶日，常常要記到他。這便是我今天所以要寫「憶亡兒」三字的原因。

但我對於亡兒的死去雖然頗為悲傷，而一面却也常常自慰。因為我覺得像中國目前那麼的混亂，大家正不知命在何時。與其像去擊倒河太倉的土人受北方丘八太爺的作踐，或像今年五月日在南京路做洋大人的槍靶子，倒不如被敵生物的迫害，安安穩穩的死在牀上，猶為彼善於此。即使不然，倘使中華民國的運命，照這十四年的現狀維持到四十年，那時他如果不死，不幸而擎着一副天足，做了某省的大人，或者像他的堂兄那般，拍上那一位佛爺的馬屁，做了什麼長官，大大的作起威福來，受

，千奇百怪，好像中國的招牌存在一天，他們便食不甘味，臥不安枕似的。至於一般愛國的志士，除了今天紀念國慶，明天紀念國恥，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大喊「中華民國萬歲！」以外，好像算是已經盡了責任，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可想。這樣的國家，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國家是免不得要亡的。中國的立國已經有了好幾千年，實在可算是世界唯一的古國，倘使設法強盛起來，就在今天亡掉，也已經不能算是短命的國家。所以老實的說，或者還不算得怎樣可悲，難說不亡自然更好。不過我

的不能有存而無亡，大約也同一個人能夠長存不亡，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也有條件。人的長生，須要聰明康強；國的長存，須要富強太平。記傳有一部筆記小說裡記着一件事，說她曾親眼看到他朋友的上代祖宗，挂在梁上的燕窩裏，狀如嬰孩，頭常俯視，不食亦不言，據說她已經這樣的活了幾百歲了。那位記載的人說，如果這樣的長生，倒不如單死的好。這意見我也頗以為然。

自己的能力不夠，被那些虎狼之輩用武力滅掉，顯然覺得很難堪，但也不可以引起許多人的同情，至少也可以使後來讀史的人掩卷歎息一聲。但如果照中國古人的樣子，一定要出怪書院，至盡黃帝子孫的臉，使人人都覺得「中國

國亡」，是無天理！」却未免太難過了！

第十四回的國慶日，又是這樣出怪書院地過去了！我希望以後不要再有這樣出怪書院的國慶日，否則寧願不再有國慶日！

說我的亡兄永遠安睡！

## 一 固 節 日 春 臺

四天來的陰雨，一天比一天的使我坐立不安。遠近的黃牛鳴長了聲音嘆氣，只要門一開，被雨所追逼的雞就趕進室內來，滿地的散布竹葉形的足跡。

我時時這樣的想：倘若有人寄來一本書，寫的是春日的和暢，如我所渴望的，或者是陰雨的沈悶，如我在此時所見的；倘若有人來與我談話，講的是她與好友聚會的快樂，如我所渴望的，或者是寂寞，如我在此時所有的。然而我想不到這種好機會。因此我只得希望黑夜快車上來，使我不能看見密密的雨絲，而且堵口於黑夜，我將矇上床，立即閉上眼睛，以期立即使住耳朵，達到瑟瑟的雨聲。

因為陰雨的緣故，白晝相較平日為短了，然而延長了黑夜。

忽然的一晚，知電夢中我一個琴斧的人所

泊起，滿身浸在寒冷的微汗，鼓起勇氣轉了一個身，只聽屋外沙沙的聲音。

又一跳，知道夢見一位姑娘，轉過頭來盯了我一眼，又狠狠的轉過頭去了。我很促促的喘氣，張開眼睛，鎮靜了心，深自庆幸這並不

是事實，於是又聽到屋外沙沙的聲音。這樣「四眠」，「五眠」的跳醒來，還是「蛻變」不出新景象，除一黑夜與沙沙的聲音以外沒有別的了。沙沙的響的當然是雨打樹葉的聲音；我那裏敢希望這是做晴的北風呢！

後的樣子。

隱約中看見床邊地板上的皮鞋，略略分離而且歪斜的放着；襪衫搭在床欄上，一隻袖子摺疊在上面，一隻下垂着；領帶掛在煤油燈旁的桌邊，下垂的部分大約放在桌上的部分，倘若有硬領壓着，他必定掉到地上去了。這樣

了，從板窗的縫裏，我的眼光射出去，窺見青天與紅的日光，如見人眼角上細細的一縫而知他全身的喜悅。我滿是愉快，急忙跳下床。室內還是很黑暗，小煤油燈在小桌上，他的形狀地位與昨夜吹滅他的最後一臂時毫無變動。被滅的時候，一樿青煙從半截鴉蛋殼似的玻璃罩中升起來，而且用了已熄而未滅的最後的光照射了他傳達到我的眼睛中，不久，一陣煤氣也傳到我的鼻中。因為煤油不多了的緣故，雖

然火燄已被我吹熄，還留着一顆星火，延長到半分鐘之久。在當時，我是何等的希望他更久的延長下去呵。到了今朝，星火已不留存，而一陣青煙似乎還繼續的升起來沒有更改昨夜最

景物很詳細的告訴我昨夜我急欲閉上眼睛以期臨斷瑟瑟的雨聲時的心情。然而此刻我有睜目見他們了。我推開板窗，油燈，硬領等一切都受着日光，顯出各自所有挺拔的性質，與昨夜的景象大不相同，而他們自然也樂於見我了。

輕鬆的白壁散布在青天下，日光兩照他們

，他們不只是單純的白與單純的青。我作畫常常用灰色，看了這日光對於白雲青天的工作，我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知道夏天不應用純青與純白。這個日光就是經過窗縫使我一跳而從睡夢中驚醒來的。

★ ★ ★

在這日光中我走往R夫人家去了。

今天是Simeon Mervino村的節日。許多日以來，R夫人再三的預約我到那村中她的姊姊家過節。凡有人約我遊逛，我是不拒絕的，況且我將認識一個未曾見過的山村，尤其有意思的當他的節日：據她說，到那裏去須穿過樹林直到此地所見的翠山的她邊，因此更使我精神百倍。然而我如在平日享受幸福時的自問，我享受這種幸福有無愧色？雖然我不能說及決不該享受，但退後一步，總是有益無損的，所以我就說：「我不該去打擾他們。你們不要因為我不去而有所妨害：我的午餐，請你隨便取着一點，我自己會烹調的。」

「正是相反。你去，他們是很高興的。這遊逛的，所以應許了。而且今天走來，就是來約他同往的。」

R夫人先與小姑娘問好，問好之後親嘴，親嘴之後又問好；以她與老太太她姑長姊問好，親嘴，又問好；以後R君與老太太，以她與

走了七基羅米笑的山路的疲倦和急到午間急是猛烈的太陽，使我渴望早到目的地。

我們出樹林，從山坡的小路下來，在葡萄架頂上的枝葉間望見山坡間一所孤立的小屋。

「我們終究走到了！」R君得到勝利的說狗吠從遠處傳來，大概他聽到我們的語聲與步聲了。

還沒有下山塊，我們的腳正與小尾的頂一樣高的時候，我俯身望見屋前的一位老太太，她舉手很柔和的招我們，沒有問好，也沒有稱呼，只說，

「呵，他們來了！」

驟然的，在葡萄棚後面，轉出一位小姑娘，多數是伶俐而緻密的小姑娘中之一。

★ ★ ★

山塊的緣處，遠見三四基羅米突外的平崗，半露巖石，半覆綠草。淡青帶紫的樹點，忽隱忽密的散布其間，而青如水波的層巒，起伏於更遠更遠之處。我們所從事的高山，聳立在山塊的底下銅綠色的葡萄園，橙黃色的大麥田，開以幾點紅色的農屋。

R夫人先與小姑娘問好，問好之後親嘴，親嘴之後又問好；以她與老太太她姑長姊問好，親嘴，又問好；以後R君與老太太，以她與

以後與小姑娘。她們問好親嘴又問好，問個不休；我雖然不如忌他們，卻有些無聊，所以因離遠近的景物，藉以消遣。忽然衆人客廳的一陣語聲，知她們的禮節已完了，我立即轉過頭去，脫帽，因為姑娘離我不遠，所以先向她點頭，說：

「小姑娘好呀。」

她向老太太。當她伸出手來的時候，我就與她握手。我說：

「我很榮幸得以認識你！」

因為我用城中的迂謬，使她有點拘束。R夫人指我說，

「他是我們家裏的住客。他是來過夏的。」

樓窗口一動，大家仰頭去看，是五十歲上下的人，當是男主人了。R夫人順水推舟的接續下去說，

「我是給你們Claudia送女婿來的。」說

完看看小姑娘，又看看我。

每當有人說到這類問題時，我常如在削果子遇的刀上舐果汁，因他的甜汁而喜歡，卻因怕被刀所割而畏懼。然而R夫人當然只是取笑，我不必喜歡也不必畏懼的。

他下樓來，與各人問好。他的姓R夫婦沒有告訴我，我只知道他是小姑娘的父親，大家

都西德 Francois 鑄。

大家向荷蘭門中進去了。

★ ★ ★

我們在荷蘭家右的廚房中坐下。板桌擺在外邊，裏邊的左角為小鐵爐。右角擺以小板凳，有門，中置盤碗碟子，而自來水機頭也在此中。眼光透過灶旁玻璃門的薄紗，可以望見後面的客室。小姑娘取了一塊漆布從壁裏出來，放在桌上。她從桌子的邊邊展開漆布，漸漸的在過來，漸漸的露出漆布上彩色的玫瑰花。到了桌上放蠅燈蛇梯的地方，和潤水之過磚石。她略停頓，終於舉起蠅燈，讓漆布鋪平，仍放在該地方的漆布上，這蛇梯是我經過樹林時採來的。

姑娘從碗厨中捧出一大盤盤子，分量我們面前各兩只。

R君與她的連接講今年雨水太多，不知葡萄的收成如何；幸虧今天晴起來了。女主人在旁支應，轉過頭來，打斷他們的話，說，

「我們等久了，所以已跳先吃了。」

★ ★ ★

小姑娘用白布擦乾玻璃杯，又分發各人酒，再取來酒瓶與水瓶，各放在小矮上，以示瓶底的酒與水皆在桌上。她從灶上取了滿盤熟菜的盤子，捧給各人拿取。看有人用完了，再送去。

她大約有十八歲了罷。水墨色的單衫上有銀色波紋，如陰天的一池秋水，不染一塵。從她到碗厨中取盤子以後，她加一圓身，顏色頗與衣服的相同，但略帶青紫，而橙色的捲雲的花紋，顯現生氣，使我欲仰頭看天，看這是否從陰天的一角上漏出晴光投入池中的倒影。

淡紫淡色的髮髮，微捲廣大的額角而且很自然的散在兩鬢上，髮絲成索的捲成大小的環子。閃爍的雙眸，在天青的眼白上，可以見她理事周到有序的原因。但她只是微微的輪轉眼珠，不稍脫露鋒芒。我所聽到的她的說話很少，當她送茶給我時只說，「請用，先生！」一句，而她的姨母問她時，她便很簡單的回答數字，此外不說別的了。她的面色不如名媛法國人之有紅白二色為主，但也不如本地人之紅赭，她如中國人所見淡黃色的。

她對於她依舊前顧且無力微笑的中國女

子，很能引起我的同情；但沿導周詳，舉止都含有適如其分的決斷者，尤引我的景慕。繼而我又知道留意酒瓶已淺，跑到地穴中取了滿瓶的來。我們倘若說，鄉間的姑娘善操勤勞是其本色，但她的靈敏不是多數鄉下姑娘所有的，而且她的姿態的端雅，又不像是善治家務的。

桌上的人不斷的談話，R君覺得熱了，就伸手去開他近旁的門。姑娘會悟他的意思，急忙走去她已開了；不久R君覺得鍋架風有害，隨手又去關門，姑娘又想不勞加媒夫之力，又急忙走去，而門已關了。姑娘連起來了兩次忙頭，R君沒有道謝，因為他甚且沒有看見。滿座沒有人注意小姑娘種種侍奉我們的辛苦，而

子，很能引起我的同情；但沿導周詳，舉止都含有適如其分的決斷者，尤引我的景慕。繼而我又知道留意酒瓶已淺，跑到地穴中取了滿瓶的來。我們倘若說，鄉間的姑娘善操勤勞是其本色，但她的靈敏不是多數鄉下姑娘所有的，而且她的姿態的端雅，又不像是善治家務的。

他叫得 Claude，末尾的 a，是鄉間人名

常有的，顯然表出樸素的樸素。倘若我要送他花蝶，只要在日曆中一查，必可知那一天是他的節日。

★ ★ ★

姑娘的莊嚴堅定的面色正是不欲求人憐惜的。她有惟一的機會似乎是可以使她安慰者：當她在廚中以盆或洗碗時，她必轉過頭來，她桌上的 A 說話，或者留意各人的表情。罕諳的廚中杯瓶的背景裏，她的淡藍的兩眼愈是明澈。他的眼光與我的相遇，我不好直視久看他，所以低下眼光時，她口邊兩個笑靨中溢出溫柔的喜悅。當然走近我們來時，她又較莊嚴了。她等各人都取了最後的茶點以後，她便拿了一張椅子，在她的小姨母旁坐下。她頭左曲

上身微右，頭又左面，四肢又成許多曲折，全身細緻瘦削的坐下去。鼻中微微的呼出一陣氣，兩眉圓縮成細緻的摺紋。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她這種樣子時，我忍不住的說出來了，「姑娘，你真夠太辛苦了？」

「一點都沒有，謝謝你。」他回答我。

R夫人聽過頗去，安靜的說，「辛苦了嗎？一回兒同我們喝咖啡。」

「那弄使我煩惱！」她又蹙眉的說。

我便知道，她不愛飲咖啡，因為是不能。她睡得不安，時常煩惱，而且時常煩惱，父母必她沒吃不愛吃的東西，需要家中來的又沒有一個是不討厭的人；她常不平，為什麼某姑娘總是聽她話，我不得不適當的愛人，而某姑娘太多於愛她，她信了人，令人憤怒，……她的

她接着說，姑娘起來，自己取了一只玻璃，放在面前，又坐下了。

第二天人看她的婦女要穿她耳語，立即回答著，這女主人已做起來，坐在R夫人的她邊，她又見客語，她立即轉頭來聽。R夫人素性高雅的說了，

「上身微右，頭又左面，四肢又成許多曲折，全身細緻瘦削的坐下去。鼻中微微的呼出一陣氣，兩眉圓縮成細緻的摺紋。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她這種樣子時，我忍不住的說出來了，「姑娘，你真夠太辛苦了？」

「一點都沒有，謝謝你。」他回答我。

R夫人聽過頗去，安靜的說，「辛苦了嗎？一回兒同我們喝咖啡。」

「那弄使我煩惱！」她又蹙眉的說。

我便知道，她不愛飲咖啡，因為是不能。她睡得不安，時常煩惱，而且時常煩惱，父母必她沒吃不愛吃的東西，需要家中來的又沒有一個是不討厭的人；她常不平，為什麼某姑娘總是聽她話，我不得不適當的愛人，而某姑娘太多於愛她，她信了人，令人憤怒，……她的

她接着說，姑娘起來，自己取了一只玻璃，放在面前，又坐下了。

第二天人看她的婦女要穿她耳語，立即回答著，這女主人已做起來，坐在R夫人的她邊，她又見客語，她立即轉頭來聽。R夫人素性高雅的說了，

「Osgood 說，不巧，給孫先生的玻璃是破口的。……實在對不起！」

這都是我自取其咎。當我伸手取杯時，見

杯口外邊破損，所以稍微的轉杯向左，以免喝酒時口唇接觸碎處，但實在並無缺角，非遠處人所瞧見，尤不能有害於口唇的，我知道人雖在說，卻還沒有看見。不料因為我的轉動，人所瞧見，尤不能有害於口唇的，我知道

杯子，被姑娘看出来了。從來慣要粗心的人而以自己不夠細心為恨的我，到今天竟發見細緻反多誤會，而我竟遠不是粗心的人。

一刻鐘我最不想以他太辛苦了的話開導的

；他的思想如此固密，不知將如何的推測我話中的意思哩。倘若她要誤會，我是不該說的。大家吃完了，於是姑娘起來取出大盤的糖飲食，與一盤蛋餅分送各人。P君對我說，「這是本本的蛇蠍，像你在樹林中採來的一樣的。比牠裡為否。多用一點！」

我想像在樹林中採集這種野果時的樂趣，很是羨慕，然而我也知道萬事在想像中常只有樂趣的，因此說，

「然而採集氣許多是何等的工程呵！」

這是誰的工程，我很能想像得到的，所以

我早就料到下文了。果然，P君指女兒說，

「真的，這是一件工作，都是她採來的。」

姑娘微笑了。我猛然的又想起：倘若她要

誤會，我是不該說的；然而我如初見水就跳進去的小鴨的已經說了。

◎ ◎ ◎

半滿的酒杯放在姑娘的面前，還不如加非之使她討厭。兩眉忽然輕展，我疑心她在溪中張開一幅荷日使她微笑的圖畫。她略欠身取一隻蛋餅，放在嘴邊，長達的餅的三分之一露出在桌邊外。她除兩眉蹙成舞外，很是興致，而大家也只顧說話，沒有注意她。她懂得應該的事，所以眼中張開一幅荷日使她微笑的圖畫。

酒杯略略移近，正對着她，未曾見過這個遊嬉的人未，能夠看出此後餅與酒的關係，但兩者間有極大的牽引，這是看得出的。

手指繞過桌邊蛋餅的一端，使她跳躍起來，而她轉一頭可以倒立在窗板中了。

大家應該注意小姑娘了。習慣上，小姑娘是家庭中易不被人注意的。

「好運氣！」二嫂母說，

「她一下就成功了。」母親對她獎勵而對

一人稱讚道，

「應該給她與一個中國人結婚。」她的

父親對我說。

不全夠又說到這時開進上去了。在今年們

黃廷等都不需要成年人的護送護送，不留痕

二十一

路；我們人，每個人頭髮都像在風裏面的狗毛，

那也無非是他的全身多處忽忽的生長，

我不見人回答他們，否則，至少是無聊發

，或者是要使他們疑心我跟他們不配與中國人

這事；我在那該死的該壓抑的說中國人對何等的

善教地來呢？因此，他們都不是我所要說

了這幾句話？這是現在我要多中國人對何

等才喜歡地來呢？因此，他們都不是我所要說

。日來那還不起的龍頭，當使這小芽們更易滿足

。這裏那內彌形的花葉約潔白，他被那使那，

如細氣球，皮在那裏面圓在那裏被那裏上，那

微微發滿，頭上裏面是委軟的肉體，不是本石

雕制成功的。

我坐在看遠處，小姑娘的父親問我，

「張先生，看裏的風景是怎樣的？」

「我正要走，你說是怎樣的？」我回答，「而且

今天尤真好。你看，薄薄的舞雩中太陽下去，

明滅許多餘暉，是物都外相諧的。」

「有驚之聲是更好呢？」姑娘仰起頭來問

我，

「我正要走，你說是怎樣的？」我回答，「而且

今天尤真好。你看，薄薄的舞雩中太陽下去，

明滅許多餘暉，是物都外相諧的。」

二十二  
愛

二十三  
愛

二十四  
愛

二十五  
愛

二十六  
愛

二十七  
愛

二十八  
愛

二十九  
愛

三十  
愛

三十一  
愛

三十二  
愛

三十三  
愛

三十四  
愛

三十五  
愛

三十六  
愛

三十七  
愛

三十八  
愛

三十九  
愛

四十  
愛

四十一  
愛

四十二  
愛

四十三  
愛

四十四  
愛

四十五  
愛

四十六  
愛

四十七  
愛

四十八  
愛

太陽已漸漸下去，天邊細綿的雲霧染成紅

色，愈高愈是淡薄。最先向下面的起來，我

們自然的探吸了一口清氣，而且祖先知道比

午更涼快多了。微風掠過我們的確容，頗覺萬

象一爽。冬季受夕陽的返照，多適是醉意，但

確很不讓她清醒，甚與震舞，樂得沈醉似的。

湖上蘆葦成片的有蕩的細花，每朵脫去五裂的

花苞，質候的小蕊圍繞一種綠色小珠。只

是這樣，就要變成美麗而且美味的香料。多

有三二輩，到此一遊，我見起處招呼：「有好合一晚。」F君輕輕的放下，按着坐下，而且看自己顏色，示我善牧人之意。當他詠花的時候，大家狂笑，就是十分的譏諷他。其實他決不圖他的不雅明而可見笑，大家認為凡贈花必有用意的，於是想到她的不配贈花了。

我們很多回來，太陽在遠山沉下去，紅黃的光彩映在花片似雲霞上，其邊留連，當每我回過去看時，小姑娘也就去看，後來又當她我回過去看時，小姑娘也就去看，後來又

，因為他去看，使我忍不住如被他老引的也轉身去。我思：我之與牧人獻花之可笑有什麼輕重之分呢？

F君高聲喊女兒的名字；遠處，我們在樹上聽得哥哥紅頂屋在綠樹前頸的轎中，傳出姑娘的回應。他她還是沒有事情的，所以離轎在後面，走下走出來，而F君還是叫，相互的報告各自的安全。

F君折滿是種紅櫻桃的一大枝交我，我們一同回去。家中婦女們也正在吃櫻桃，我放櫻枝在桌上。他們就停吃飯的而往新枝上着手。

因為要在跳舞場去，所以大急急忙預備晚餐。

好的時間格外過得快，轉眼即已是半夜，不得不回來了。天要正圓的月照得十分明亮。想到日頭的炎熱，這清涼是很可貴的；然而寒風撓撓吹我吃。我之愛吃櫻桃更甚於愛吃，當然不肯盡教我多吃。他大概憂心我是揀不出好的而在注視的，所以他說：

「上好的很多，你走上來，不要怕，你

到梯子的第一步上，立住了。他們將折枝的櫻桃交我吃。我之愛吃櫻桃更甚於愛吃，

「這裡有實有假與豪豬的。」

「有是有的，不過不必怕的。」R君說。

樹叢中，月光射在葉上，反射甚強。光帶

地上滿是露珠，皮鞋也就不發光，而且後面

鋼石不甚發聲了。在這靜寂中，R君說，我們三人任樹上吃；站在樹下，吃掉下來的熟櫻桃，大家同在夕陽最後的黑暗中，很是

雨大，不知道今年節日的天氣怎樣的！」

「這是好的很多呢。」我回答他。

地上滿是露珠，皮鞋也就不發光，而且後面

鋼石不甚發聲了。在這靜寂中，R君說，

「去年過節日大雨；昨天我還以為今年又

是的，我沒想昨夜我做惡夢的地址雷公

。我又想念此處 Cluny 姑娘女睡否。看她

的樣子昨夜風雨必定與我一樣的沒有安眠。

從此我多一處的望名了。

我要出樹林，R夫人的二姊問，

「Claudia 的情形怎樣了？」

「這是誰？」Joss 與 Alexander 兩人都

愛她。R君說。

想到這裏，前面微微的一聲咳嗽，大約是櫻桃月陰中有人坐着。R君問，

「Alexandre 是你嗎？」

「是的，你們來了。」

「他們先走了。」

他是R君的姓子，因為在樹林深處走下

幾石時R夫人由裏壁，以皮包及圍巾裹住她，在她住這裡等着來交道的。她的語聲如此沈澀明白的。

我們從F君家回進跳舞場時，雖然跳舞尚未開始，而人已很多了。所謂跳舞場者就是那間的加非店，滿店的客人都是本村人與鄰村人之與有親戚友誼者，在小姑娘的眼中都是熟人。

J一一招呼以後，我們一同坐下喝皮酒。這時候，小姑娘直不與我說話了。我應該生氣了呢？是的，正有些開始，奇怪他為什麼先後如出兩人。然而我立即覺得，倘若我是有私心的，則我已得罪於人了。

在我們同桌中我發見兩個人，從他們應對的殷勤，其實更是從他們應對時之屢屢欲避殷勤，我看出兩者都是小姑娘的情人。一個是Alexander，一個是Jes，都是小姑娘的姨母的侄子，不過J較疎遠。

我很認識A，壯健的身體，滑稽中也帶多少勇武的。有事託他，務必盡力辦到，否則使他不高興，似乎負有極大的重擔，永遠不能再放下似的。他就要當義務去了，近來正在籌軍號。

J也是我早認識的。我所知道於他者，他曾到B君家來拉手琴，唱歌是很柔和婉轉的。他不很高，細緻的眼睛，與薄薄的口唇，從此引起出他的性情大半。A戴的是有邊的呢帽，上面弧形的放一條法國國旗顏色的帶子，表

彰今天是節日，而J則放在便帽上，兩邊掛下少許，似乎是新穎多了，用了動物做比擬，他是小綿羊，而A是保護羊群的狗。

我看不出小姑娘對於他們兩者的輕重，但兩者各欲多多佔有小姑娘心中的地位是無疑的，然而在表面上又欲表示是沒有這種意思的。所以J時時左斜或右斜他的面孔，不正視地對面的姑娘，而A雖與姑娘並坐，却故意離開一大段，寧可挨到別一人身上。他們兩相互是情敵了。

。然而，倘若他們看見日中小姑娘接待我的殷勤，他們可以疑心我是他們二人的公敵呢。這是怎麼的？人以花美而加以愛護，倘有和煦的日光，潤澤的雨水，人就十分感激上天的仁慈；倘有人加愛於他的愛人，就變了他的情敵，怎麼不與天同是仁慈，而天却從不因護花而爲人所妒呢？跳舞半夜之久A，十分鼓起勇氣的，只與姑娘跳舞一次，J絕不去要求。三人都悶悶的回去。A坐在半路的樹根月陰中的沈悶不樂的與不相干的人跳舞，一直敷衍到夜半。

★ ★ ★  
「你們握手就走了嗎？」  
於是各人走來拉手，A與J排在這隊中，器械的與小姑娘握手後，在如此皎潔的月色中悶悶的回去。A坐在半路的樹根月陰中的沈悶不樂的與不相干的人跳舞，一直敷衍到夜半。  
我呢，只論我本身則十分快樂，因爲這個節日使我認識這樣一個可愛的姑娘，尤其因爲我之所覺得可愛的姑娘是被人所愛的，一則證明我之不失眼，二則有人愛他，無慮我愛護之不幸。我今夜決不如昨夜的多夢而失眠了。

然而我爲他們設想，不知他們將鬧得何等不幸哩！

我作此篇奉呈被愛與失戀的人們。

孫福熙○一九二四年十月。

在你的姨母家再見。」

「我們沒有好好的招待你，還望你能够多住幾日，能住我們到姨母家去時再見。」他說完伸手與我相握。

「你們這樣就走了嗎？」姑娘問。

「還有什麼？」

「你們不握手就走了嗎？」

於是各人走來拉手，A與J排在這隊中，

器械的與小姑娘握手後，在如此皎潔的月色中悶悶的回去。A坐在半路的樹根月陰中的沈悶不樂的與不相干的人跳舞，一直敷衍到夜半。

我呢，只論我本身則十分快樂，因爲這個

節日使我認識這樣一個可愛的姑娘，尤其因爲我之所覺得可愛的姑娘是被人所愛的，一則證明我之不失眼，二則有人愛他，無慮我愛護之不幸。我今夜決不如昨夜的多夢而失眠了。

我們相處的時間來慢慢的精耕的根苗，正如任土人所說的山中懷孕時所用的刀柄上的女根模樣上面可以看出来。我們想從這裏研究中國民衆的性的心靈，我們也就可以看出來。因此，（一）私情，（二）性愛，（三）支體，（四）排泄。私情的詩本來還不很忠誠，可以收到。

做集者乃是比較狹義的，以下三項為限。標題（這些文句及名稱在習慣上覺得是怎樣的規俗）

（北京新街口八道河十一號，周作人；北氣角外西北園九號，疑古文同；北京高祝寺夾道五號，常惠。十四年雙十節。）

## 大畫家 PUYS DE CHAVANNES 維嘉

我們相處的時間來慢慢的精耕的根苗，正如任土人所說的山中懷孕時所用的刀柄上的女根模樣上面可以看出来。我們想從這裏研究中國民衆的性的心靈，我們也就可以看出來。因此，（一）私情，（二）性愛，（三）支體，（四）排泄。私情的詩本來還不很忠誠，可以收到。

做集者乃是比較狹義的，以下三項為限。標題（這些文句及名稱在習慣上覺得是怎樣的規俗）

（一）私情，（二）性愛，（三）支體，（四）排泄。私情的詩本來還不很忠誠，可以收到。

做集者乃是比較狹義的，以下三項為限。標題（這些文句及名稱在習慣上覺得是怎樣的規俗）

（一）私情，（二）性愛，（三）支體，（四）排泄。私情的詩本來還不很忠誠，可以收到。

做集者乃是比較狹義的，以下三項為限。標題（這些文句及名稱在習慣上覺得是怎樣的規俗）

（一）私情，（二）性愛，（三）支體，（四）排泄。私情的詩本來還不很忠誠，可以收到。

做集者乃是比較狹義的，以下三項為限。標題（這些文句及名稱在習慣上覺得是怎樣的規俗）

（一）私情，（二）性愛，（三）支體，（四）排泄。私情的詩本來還不很忠誠，可以收到。

做集者乃是比較狹義的，以下三項為限。標題（這些文句及名稱在習慣上覺得是怎樣的規俗）



Puvis de chavannes

人性是嫉妒的，所以他的天才很快被人驚服，在世人敬仰以前，他第二期的生命的產物便當代的人激起許多的懷念。其實他看來沒有古典的根深脫穎，他是與道解脫及基督教精神，雙重的有關係的，因為他十分愛好希臘羅馬的典故，這是使他對於生理的美的感覺格外敏銳的。他又受著於基督教的道德的訓練。用了

他當初先與自己交戰多年，要使他的人格為他所用。在一個崇尚的時代，他用功於戲劇式的腰鼓，這是他的金得之於 De' Arcy 及其學生們的。他這時所作的繪畫，本來專門，夠使他成名為一個畫家了；然而現在比之於他二期的成熟的作品，這時繪畫是算不得什麼了。

人性是嫉妒的，所以他的天才很快被人驚服，在世人敬仰以前，他第二期的生命的產物便當代的人激起許多的懷念。其實他看來沒有古典的根深脫穎，他是與道解脫及基督教精神，雙重的有關係的，因為他十分愛好希臘羅馬的典故，這是使他對於生理的美的感覺格外敏銳的。他又受著於基督教的道德的訓練。用了

倘若依次描寫他的重要作品，不免太單調無味，所以我還是依頼這兩幅重要的程度分類，就每一種當中的代表作品加以研究，在這種作品中就包含着這位畫家的精神的。

在里昂油畫館的樓梯之上，有二幅很大的

坐石巖石的高處，這是他的天才高超的象徵，希臘雕刻家 Phidias 有文藝之神在她的前面出來，而在這處，利用深藍的海的空隙，又有銀雕刻在雅典的 Parthenon 廟宇牆上的馬隊。

這和美麗的身體，如一個舞臺上的花容，從此可以看出来那土地的甜美。而大衆的輕柔，引得人陶醉沈醉於夢鄉。這種一切都激起人的仁慈與尊貴。

中間的一幅也最表現古代思想的一種神話的，然而他的景物是中國的，只有神住在那裡的。這一幅叫做「美術與文藝之林」。

他不用白天的光輝，而用一個晚景，所以更是含蓄入暮日的金光返照新月，這月影投入在草原上流逝的小河中。不遠有一個小小的建築，浮現在桂樹的枝葉上，這建築使我們記念這許多的神靈的紀念物。現在希臘人還保存着許多道路的。文藝的神們半披着日的，淡青的或淡青的巾，住神殿的和平中快樂。「詩歌」與「音樂」為這和平而合奏，而真諦的在他們。藝術之神坐着，比誰都美麗，收受一個委美的小孩，他放花朵在女神的身上，

坐石巖石的高處，這是他的天才高超的象徵，希臘雕刻家 Phidias 有文藝之神在她的前面出來，而在這處，利用深藍的海的空隙，又有銀雕刻在雅典的 Parthenon 廟宇牆上的馬隊。

這和美麗的身體，如一個舞臺上的花容，從此可以看出来那土地的甜美。而大衆的輕柔，引得人陶醉沈醉於夢鄉。這種一切都激起人的仁慈與尊貴。

中間的一幅也最表現古代思想的一種神話的，然而他的景物是中國的，只有神住在那裡的。這一幅叫做「美術與文藝之林」。

他不用白天的光輝，而用一個晚景，所以更是含蓄入暮日的金光返照新月，這月影投入在草原上流逝的小河中。不遠有一個小小的建築，浮現在桂樹的枝葉上，這建築使我們記念這許多的神靈的紀念物。現在希臘人還保存着許多道路的。文藝的神們半披着日的，淡青的或淡青的巾，住神殿的和平中快樂。「詩歌」與「音樂」為這和平而合奏，而真諦的在他們。藝術之神坐着，比誰都美麗，收受一個委美的小孩，他放花朵在女神的身上，

這種美艷的裝飾是從車駕馬廄里掉的絲綸的  
（附錄二）  
這兩幅圖的相同之點是很顯明的，受布服  
的教育，懂得人身生理，知道人羣會集疎密布  
置的適宜，要屈的彌節，而且繫於滿是滑淨  
的鼠體中。

然而每當他利用神話以誣惑他的思想時  
候，他大去地創造的才能了。我們從這條件上  
可以發明牠。下列各幅畫中多少的缺點：「文

學科與藝術的大學」（巴黎文科大學大數學家塔爾當、靈感的女神宣示光明的使者」（美國波士敦圖書館）；「哥特他而七絃琴於巴黎市」（巴黎市政廳）。

當他而畫題是能夠變為與實際生活相近的時候，他臻於完美了。在這一類上，與「古代的景物」一樣的，我可以舉出「蒙士」（畫家Léon Bonnat的題目）、「和平」；「休息」；「致敬 + Picardie」、「名流」（A mei-

易地畫館)。那時他的對於繪畫的激勵是不可勝的。並且打聽盡得所有三大幅之二——基督教的感化並滿場包合羅輝長曉的。拿撒勒神中特地有一幅耶穌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底下的一個七趨日暉最盛的餘光，趕畫一個神座的聖像。立在梯子的根脚邊，畫將與聖像在手中。他全副澆注於神中，著是也致獻於神的。他有一個助成的姿態，穿了幽黑的衣服，瘦削的面孔



校社出版書目

社  
出  
版

九  
詩  
目

妙而復古，愈少標點也以自然的底調爲小品中佳話也。愈始爲作序，並

編有原藏，從市發售，字號氏氏疏博七遇學扣一，文及其哲定言，尤八均高有識，此

北極大學歌謡

究會編・內戰研究論文十

，教訓一開小口，是冷而見灰的。他們服役於這時代所需要的職務，  
害羞惡的人，生與死均重若毫髮的相近，這個盡然不含這個全工作的警  
訓，我們所見的時間也如此的短促，應該全用於工作。我們似乎極大  
我們似乎極大，這樣富有的生命與極大的文化於這幅形  
中之外，沒有更好的了。然而 Rev. S. de Cannes 之有這種  
精神的傑作不僅在巴黎的 *Pantheon*。  
，住在那所盛開著 *Genêt* 的老宅。他是巴黎的保佑者  
，中國所謂的神祇，他是教會巴黎免於火魔的。(附圖)。最  
近的過去很簡單：一個 *Protestant* 教徒的巴黎——然而他  
最大的功勞是他的偉大的。



Geneviève的生平之一

遊  
絲

張定璣

在皮色殷施的樹上，我慢步走着，探尋着  
她。圓一刻比一刻暗下來。低細而尖銳的寒  
風在地面上來去。道旁有幾點方幾角的燈火。  
寒而疲勞已解。主客着市井的靈魂，一切漸都  
向懶靜裏歸去。

我依舊慢慢的走着，探尋着我的來。偶爾有發紅的夜色中間，我覺得有一個怪物到了我的前面。我覺得那個怪物正在我前面，有時蠕動。同時我覺得一點微細的涼氣和尤且微細的，差不多近於無的恐怖，一點那樣的東西飛到我身心上來。這是一個宿命？是一隻死刑囚犯？是隨時發生的魔術？是我自己的，那可怕的我自己的。

我隱約看見一輛笨重偉大的汽車從我身邊  
經過，周圍圍着一團灰色的人。我看見一個短  
暫的老翁，披着一件破爛的軍衣，發出間斷的  
微喘。我還看見老翁左邊的一個年紀十五六歲  
的男孩子，背上吊着一根肥僻，一樣的歪着身  
子跟在汽車後面走着。從人縫裏我還得見一塊  
那汽車上玻璃的門腔和那說不分明的汽車的內  
部。

頑頑剛等著。集錄民國九年至十四年辦論之文字六十餘篇，凡十六萬言。內未發表者約八、九，約入年十一月內可出版。

二集  
翁伯著。爲龍溪師幼時所題之小詩集。  
一作二十首。其詩直一印刷裝訂。

(五)萬里遊記集(第一冊)  
陳萬里著 中有恒山玉  
山諸篇 描幽攬勝 譜之神符  
(六)陶菴夢憶  
明張岱著 爾平伯嘆點 明化  
此書可見其大凡 文筆亦達  
上所著也 大不作三十號

冊一  
山，五臺山，銳山，鳴  
之神往。並附照片多幅。  
號  
明代人的生活 楊殿美  
華文清麗。漫。

匈魂國

國何  
與國與  
制於

卷之三

國學  
新編

國坑裏的國慶

健  
攻

可以同雲比的只有海，然而遠勝過海。  
想看測，第一得去海中間，其次也得去海上。  
• 海是探險家的報酬，是旅客的賽事，是富貴  
的奴婢。唯有雲，這才是真正的平民友，窮  
書生的寶貝。不怕你是哪種的人，不怕你渺  
遠去，不怕你飛黃騰達，或墮落地，他永遠  
跟着你。當你沈迷于絕妙的深淵的時候，當  
你口袋~~不名~~<sup>不名</sup>錢，只有悲哀和寂寞代替糧食的  
時候，你記着，天地間至少還有一件沒有背叛  
你的東西，還有一個永遠在你身旁的伴侶——  
雲！看那天際雲，看那你家~~の方~~方，井上的雲  
，或~~一~~假使你沒有家，長街鋪滿杪上的雲  
，雨從新爬起來，從初來遇一次罷。

古文尚先生「中秋吃」下一句精神，這便是向矢斷外鑽的運動。倘或者能夠有一件像那「李標」一樣，我們還在一圓坑一裡！我善弗得甚其詞。我們在「圓坑」內向矢斷外的茅廁坑兒呢？他們說：「不，是木卯香！」但那木卯香地我們「圓壁」螽螽，毫無兒味，向矢斷外鑽的人們知錯嗎？茅廁坑裡「圓度」要什麼？

在「國境」一臺板處她說，成日便尿在淋漓的人弄不出頭！吳福臨先生說：「那跳上茅廁坑的人只有讓他去跳！」我們在茅廁坑裏又怎麼辦？得迅先生在發電文，必請外國書，就有青年要趕牠離開中國。然則茅廁坑裏當有特別的神味，或非我輩所能領略。呀！茅廁坑裏有共產黨嗎？至少我相信現今茅廁坑的中國，果真人們全都是共產黨。中國的一關變一或者有可能的妨方，謂爲若們完全陷在一「勞農」，「苟安」，「苟榮」，「平靜」的屎板淋漓的茅廁坑生活，帶夠打翻了還有死而僵板老局面，共產也好，「共產也好，那沒有什麼難處？可惜那個坑也有黃金汁液養得老姐小姐熙熙攘攘的，子孫孫無怕矢懶！看矢噏的蛆虫共產黨嗎？我乾脆覺得我是陰滔矢懶的蛆！我又有什

西蜀王氏上卷錄三十首，下卷錄三十首。  
歌五十首，歌詞中關於風俗方言之處詳加注釋。  
胡適之，沈兼士，章玄同，俞小伯諸先生作序，魏楚功先生作序，韻加。  
**四** 楊萬里「老人笑的扇子歌」  
英譯 Ossian 之二。著，譯者前譯。譯筆極  
存能保原作之風趣。英漢對照，其便學者。

我說過修國學路是矢撇裡最仄次的，只能說這個有「出頭連動」的人才鑽！凡不能算汁不能象，臭難不難染，根本不必鑽進來！國學這個東西乃精粗多而精特少的乾矢撇，擋不起一鑽，更坐不容易鑽的。你那夾七雜八的「國粹」和「國消」，把多少英氣勃勃的少年人老練得毫無生氣；他們只忙了把「貴的時間費在已往鑽研的人們身上，鑽鑽鑽，鑽的一身乾矢屑。他們忙的忘了一切，只見鑽着了一個大尿孔，就算大的成功！」本來說什麼「整理國故」，就是去精掇拾。自從「國學」變成馬牛東西，能未拔得，精復加多。中國切要的需求豈是「思想學術的精粗加多」？我們鑽不出矢撇我們寧叫不屑，誰能所者鉆出大路，這真是一磚瓦勁。一能圓，圓才是我們的總將，才老我們的嚮導！滿坑的矢撇已難鑽動，再加些岐路迷途，讓人們眾世處莫坑中，實太悲哀！

廁坑裏喫喫！廁慶是這樣！廁慶是這樣！茅廁坑裡的腥鹽池月，竟維持了蛆子們三四年的壽命！至多在強鄰虎視的生活之下，這又不得不算件大事，苟活下去還有什麼一枉然——做廢廁，聊以過延殘喘而已，然而前門大街，東西四牌樓以及一切的娼妓門兒外，照例有幾塊方塊字，總是告訴我們：「茅廁坑延長了一年咯！全坑不蛆皆大歡喜呀！」一薄薄同歡」，一舊大好慶。——茅廁坑裏有一國慶，茅廁坑裏國慶是：「一矢撒加多三萬六千担，糞汁耗多十萬八千担，蛆蟲肥大，臭氣沖天了！」我雖弄肥大的蛆，然確是做了鑽二萬六千担矢撒牛蛆！或許能告訴人：「矢中熟路可走，鑽出坑外自然肥！」我覺得矢撒肥迫厲害，應該正式宣傳「出坑」！我請大家「出坑」，第一裏亭一國慶！

「國學」，「國文學」，有人常稱這些頭銜來，我說直是比打頭還厲害！真的「國學家」是革命的，是就古早，是不故古早，就是不甘心的。我說：「『苟久』『昏醉』『誰荷』的屋林淋類的茶刷坑生活者！」像去年起走浦儀，總算是一生一朝一夕的輕慶事；然而一想來何在不是「反清剝」的功力？看舞非是些學者，或是「充學者」才及一茶坑一中的吧？這指了吳坑生活，爲以氣所化的表現。我們才慶祝「國慶」，先終祝「清刑速動」！我功！我們要「清刑速動」成功，真鑽進「國學」的洞！又如「老虎坑」，芳威紙——我叫老虎雜誌爲芳威紙——上市，一眼飯芥糊，麻芥糊，紅頭，芥糊，頭頭續，結果起來了。「物以類聚」，我們招來了做警察——「新滅世」成了密切的工作。有兩樣以前不能若枯極底理，清潔的責任在誰身上？——不是亂鑿洞的一國學家一所撈任。我要滅盡清潔，實力來「清刷」！我們「清刷」了那末，我還影響大家以後，才有真「國慶」了。

加矢概，就凭空言「治國學」，我是幻想，和那一套一學十大人一樣，學術可以救國的。救國的學術，不是「國學」，「國學」能救國，我一定有錯。君子之林，身下茅坑！表裡覺荷有些「國学家」，滿肚足的做「學者」，專虛名，而稍一注意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却是兩不相合的東西！虛名之下，影響那羣衆的力景很大；他們也不恤利用招牌，致命的曲解已見變為公意，犯了「國渣」的垢污，當作事實，圖里私利，貽誤他人。表裡覺荷這些「國學家」，只是茅廁坑裏的旗石，和矢概一派的作用，礙！茅坑矢概已堆鏽物，再加些堅重精厚的石頭，更會們表裡覺荷，而曰「文明」，實大可憐！這樣的一國坑一，這樣的「國學」，這樣的

國朝社文書言  
銀票一張，零售每份大寫四枚外埠三  
外埠五角二分郵費，內郵票代價。  
通信處：北京大學收發課  
發行處：北京銀圓十九號

一門兵火，燒燬了一萬架「圖書」！假如是一心許  
圖書管理員活不來，假不對石，那倒也無妨；  
却要防着鏟不出矢來！

我說呀，應該給位原諒原諒，我只覺得現今的  
一個影，第一個坑，第二個「圖書」，怕迷她我跟

一路彩燈紅，一色承如紅的慶祝「國慶」之樂  
，麻早出坑，一座大早出坑——這十三年來的  
二十多前我們的老坑的子，北京

## 中華民國是個大笑話

陳石孚

有人批評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說他們既非  
基督教徒，又不是社會主義者。同樣，我們批評  
中華民國，也可說既不是中華，更非民國之  
可言。因為中華乃包括滿蒙回疆五族而言，現  
在兩藏是否中華士地，實尚未定之利，前數  
星，蒙古等我政府通稱復姓以制之，政府自居。  
此外民族與漢人的程度，亦未見得十分相  
符。十四年來的苦治，可以痛快地叫做漢  
人治政，中華二字簡直說不上！至於民國的稱  
謂，則更不成問題了。像孟子復生，他必說「  
民為邦本」的國名，方才足民國，即以西方的  
德國、英國、法國、西班牙而論，應該是民衆，克拉西，權力的稱  
呼，合看來是官僚統治的意思。近觀十幾年來的政  
局，既不符「民為邦本」的古訓，更似

人情，武官須守文官的節度，在中國，文官得受武  
官的臨使或驅策，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以治  
教就道，真是萬不可能的。上以中華民國是  
個大笑話，我看倒不如改中華民國四字為「  
漢人軍主專制國」，反為痛快淋漓，且與實情  
十二分地合。

人情宣傳（一七八九年）一大概是現代一切民  
主國家的根基。後者主張人人皆有自由發表  
意見，制定法律，釐定稅收，和要求更以公開  
的辦法，人人皆有生命權，自由權，和享樂權。  
總說克拉西所說，應該是民衆，克拉西，權力的稱  
謂，合看來是官僚統治的意思。近觀十幾年來的政  
局，既不符「民為邦本」的古訓，更似

我公開這樣的目的？政客流氓黨同伎異，  
反的。所以說中華民國是個大笑話，這舉  
國憲起草委員會第十一屆，就說「中華永遠  
為民主國」，是在事實上，不可能，在道德上，  
反切到正的，政治的成功，則與之相反，這舉  
露了，怎樣去影響所謂「軍閥專制」，如何能達  
到公開這樣的目的？政客流氓黨同伎異，  
反的。所以說中華民國是個大笑話，這舉

禁止請願等等，都是和人權宣言相反的。所以說中華民國是個大笑話，這舉

舉國憲起草委員會第十一屆，就說「中華永遠

為民主國」，是在事實上，不可能，在道德上，  
反的。所以說中華民國是個大笑話，這舉

這六書，甚有戲劇的色彩，不勝贊嘆。

（四）

新編《金華約書》中，舍二人之名，文字

一復經

建無遺之窮。定稿一元。

（五）

錢氏三傳

（六）

文字

（七）

文字

（八）

文字

（九）

文字

（十）

文字

（十一）

文字

（十二）

文字

（十三）

文字

（十四）

文字

（十五）

文字

（十六）

文字

（十七）

文字

（十八）

文字

（十九）

文字

（二十）

文字

（二十一）

文字

（二十二）

文字

（二十三）

文字

（二十四）

文字

（二十五）

文字

（二十六）

文字

（二十七）

文字

（二十八）

文字

（二十九）

文字

（三十）

文字

（三十一）

文字

（三十二）

文字

（三十三）

文字

（三十四）

文字

（三十五）

文字

（三十六）

文字

（三十七）

文字

（三十八）

文字

（三十九）

文字

（四十）

文字

（四十一）

文字

（四十二）

文字

（四十三）

文字

（四十四）

文字

（四十五）

文字

（四十六）

文字

（四十七）

文字

（四十八）

文字

（四十九）

文字

（五十）

文字

（五十一）

文字

（五十二）

文字

後，以自處之樂以及最近九七之變，外人草  
率人念，或善明為智，曾非，漢土番之子若，  
然改中之源流於吾故，未聞毛勝轉國，以  
能耶？外人最好和華自由？  
共和既如此而禱吾人，當然不值此慶祝  
○嗚呼！何以持其更正平民政治？對不住  
○，麻煩你，還要替你去作政治革命。所以與共  
和未嘗現以前我們遇到那麼，不當曉得管子而  
歌臣義，當時日，方曉得民衆曉得管其  
和之昭晰急滅起來動作。  
我們中國人性格性者易之大，所以一次革  
命變松了，便將革命氣消失。苟忍，苟安  
無他們的革命精神，聽立亦莫得法子否？  
在二師狀，要慶節，真令人一聽此茫  
茫百感交集。我守我們青年，那個大餐：事  
死不寧使明年的國慶日，還是樣無聊，討厭，  
傷心的走開去。

什  
麼

舒  
新  
城

東報副刊定雙十招贊行署升，而人稱「先  
生」希望有某些朋友支持。我是人人看我的，可  
是說什麼，都是一派假物，決無兩樣；姑無論  
一言令之散，易歸各述，寧願以我們的關係，  
新去一官一員，或是消息內外還生，謂詞  
明確，更遠的確意，感覺——我還是毫無表示，  
亦被一文嘲諷我的方法，認爲東魯我們的詞句，  
，沒有好處，見等歷史家去說耳——之因  
微言而妙語發聲的實，應要以昭炯戒而等  
在上，聽上不子，況念前車，已不寒而慄，說  
話麼，一吸！

盛島，花島，大的，小的，老的，幼的集合在一起，互相唱和，有什麼聲音，就發什麼聲音，就是我家中鷄與鵝，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後悔所謂領袖者叫號引導，尋食歸場，若說牠們不是說話，又怎不能聞聲而集？怎須且如此，何況畜物之靈的人！

人何以會說話，歷史渺茫，我們無從考究，就是兒時說話，歷程，要在也說不清楚，幸地我要哭，學自然不能說，學說話，然而表示意思，後來漸漸大了，雖然不幸發生成人那樣複雜的聲音，表示他所有的意思，可是他總是一天不歇地口中養着，門覺得無意義而討厭的聲音，什麼說得，什麼說不得，他固不知，要帶不說，牠更不願。這樣的資金時代，猶如期不到幾年，便為我們成人的霸道，禮教所毀滅。

兒童底思想自然很簡單，生活也許很單調，可見牠底自由是無限的，一切所謂禮教，道德的束縛，牠毫不容的，雖然說不出什麼神妙的大道場，但牠却需要說什麼麼事什麼。成人的經久復接，生活豐富，自然不是兒童所能想到。就是麥；可是一切束縛，也不是牠所能想到。就是最平常的說話的事情，也不能讓你有兒時的自由。譬如某人是你所崇拜的，你要說句話讚美牠，又怕他底敵人加你以某落罪名，某事是你所恨，你所討厭的，你要說幾句話提倡牠，又怕反對此等的人說你有作用。某人本是你所深惡，畏其勢，又不敢擡其鋒，某事本是你所恨，又利人欲橫流，「天國滅心」的時候，更比比皆是：無莫金帝不敢發其覆，其他如，婢愛主或她而自己裏說不愛她或她，心裏想，而裏不要的審議底狗，貴本來底奴隸，紳士，公子，反動派，反革命派，反愛國派——尊號的機會。你說話，自然有苦痛招你受。

說話既如這許多困難，說什麼又都有許多苦痛，自然以不說話為最好了；但人是說話的，既不能不說，又不得不說，「則會環境」。我們究竟怎樣自處？前者不外的人性隔離膜的生活吧？恐怕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退歸禽獸嗎？又超乎我們能力之外！去嗎？更非一語可取。我想你或者還記得當時說話的自由，也會看過禽獸長鳴的自得，你如果會羨慕過，我便勸你——我當然也要承認的先學禽獸。

賦得國變

賦得國璽

卷之三

卷之三

「他媽的十月十是什麼『國慶』？  
「他媽的」要粉飾太平，  
擡著了俺，  
刮去黑字塗紅粉。  
「打倒翻江大搞，  
砸根兒就產安寧；  
賣支票，  
盡奪他們的命！  
你瞧王日莊，  
火上（電燈後），  
燒死在皇根，  
活活送勞曼生！  
不是「他媽的」「國慶」  
就是「他媽的」「國慶」

—  
—  
—

**徵求猥亵的歌謡啟**

我門兒也听说些特事，是  
裝的謠，診謠，編爲猥裝歌謠集。——  
古語方言，編爲猥裝歌覽。我們因爲數年  
去歌謠蒐集的，都改或更這種俗歌有特別編  
之必要，又見日本麿姓外音太所編淫樂風俗  
猥裝歌字彙諸書，及猥裝俗歌覽編纂之計  
得這也是重要的工作，以與歌謠集。